



口仁13
2034
4



特
2034
4



早

韓子迂評卷之八

凡六篇雜論之行

觀行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

東山書

謂明主。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

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疆有所不能勝。故雖有

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

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疆而無法術。

不得長生。故勢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

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

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

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

堯桀賁育
離朱烏獲
盜跖曾史
等語言雖
已甚並夸
飾之詞雖
侈不害

一本云下
為段

在求助

在法術

在得人



此章論勢
甚懇切

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

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

人主為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

賢聖之測淺深矣。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已。明

於堯不能獨成。烏獲之不能自舉。賁育之不能

安危

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

趙公曾
疑有誤

趙公曾

體方
事鍊

曰禍福隨善惡。三曰生死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危道。一曰斷削於繩之內。二曰斷割於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之所安。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趙者也字

危道一
王另本
段

早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為是。愛身於為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飢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治理於竹帛。其道順。故後世服。今使人飢寒去衣。食雖賁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

本無治字

治病在忍
痛撥亂在
開忠

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上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無有則輕法。法所以為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



言人君以
桀紂自待
而比比于
子胥望天
則國終不
安

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义。立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臣盡。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

誅賞不明
足以召乱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

衆寡故齊故萬乘也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

內不充滿於名實故臣得以成其篡弒也而無

是非賞於無功使讒諛以詐偽為貴誅於無罪

使偃僕人也以天性剖背以詐偽為是天性為非小得

勝大矣

明主堅內故不外失失之近而不亡於遠者無

有故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

趙王謂世世
國之理也



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况敢易位乎

明王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

思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

地於後世而德結能立道於往古而垂德於萬

世者之謂明主

守道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

其備足以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

一作臣得
主殺天子

賞罰明則下盡力

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而願為賁育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以死于胥之節用力者為任鄙戰如賁育守為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

皆題作

罰必故人
不犯

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

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能取故能禁賁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盜貞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人主離瀆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

陳氏山張

一韓子通言卷一

才

伯夷盜跖堯舜等語意在明法故抗其詞

田成盜跖之禍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微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售。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

伏喻懇切



不明夫差。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其服。法度明則姦邪止

於玉堂之中。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人臣垂

拱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嗟喑子夜切之禍。鳴也

又起

立法所以備中人

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為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不恃比干之

死節。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持怯士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為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法賞。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通賁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明於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用人

聞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矯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羨

法立則臣見功

爭訟止。技長立。則疆弱不斂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廢法不可為治

釋灋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長短。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明主立可為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

法

法

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偃剖背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如此。則怒積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為。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

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斷。因攢而縫。如此。則土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居明而少怒。下盡忠而少罪。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可與救危國。

此等語又覺忠厚

故明主厲廉耻。招仁義。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結其德。書圖著其名。人主樂乎使人以公盡力。而苦

甲

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一

負二。言君不諒也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

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

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愉快。長輕侮人倫取

一時之快也數以德追禍。禍賊當誅而反以德報之也是斷手而

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

注作玉

人主喜怒無常則臣下生心以召亂

人主立難為而罪不及。則私怨生。人臣失所長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

三頁二評
一頁兩職

彈直入譏

民見憎氏字疑在為與字私註氏

喜則譽小人。賢不肯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民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如此則人臣為隙穴而人主獨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小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

趙本使下另為

聖人以無

心行法故人不怨

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而無螫毒。故姦人服。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羿復立。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矣。

諫諭

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於赭墜。暴雨疾風必

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牆之

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

人主不可忽近圖遠禍生肘腋

忠懇

乘之交於千里。飄風應上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見前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功名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

厚

得天得人
得時得勢
則功名易成

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立功名在
勢位

夫有林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林於高山之上。而下臨千仞之谿。林非長也。位高也。桀為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

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沈。非千鈞輕。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應前船字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待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

待題作持

圖

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易於事。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也。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人主德盛則勢尊勢尊則多助多助之至則功名成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

字不超有

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名又著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大體

辭既通顯意亦醇細不詭于道度幾此篇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

失字後者作天

字

此篇似禮記賦舊馳新超然上乘

已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性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已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幢

名勢作少

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解老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鈎視規矩。舉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干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

鈎趙作鈎

禍如此。故天下無不治

上。不天則下不遍覆。心不地則物不必載。太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於山海。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上下交順。以道為合。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交趙作交
順一作橫
殺

早



韓子迂評卷之九

何休校

內儲說上

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儲說

七術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見後卷一曰衆端

參觀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

責下五曰疑詔詭使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

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一參觀觀聽不參則誠不聞聽有門戶則臣擁

塞其說在侏儒之夢見竈。哀公之稱莫衆而迷。故齊人見河伯。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而江乙之說荆俗也。嗣公欲治不知。故使有敵。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而察一市之患。

二必罰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與子產之教游吉也。故仲尼說隕霜。而殷法



刑弃灰。官名將行去樂池。而公孫鞅重輕罪。是以麗水之金不守。而積澤之火不救。成歡以太仁弱齊國。卜皮以慈惠亡魏王。管仲知之。故斷死人。嗣公知之。故買胥靡。

三賞譽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賞譽厚而信者下輕死。其說在文子稱谷獸鹿。故越王焚宮室。而吳起倚車轅。李悝斷訟以射。宋崇門以毀死。勾踐知之。故式怒鼃。昭侯知之。故藏弊袴。厚賞

之使人為責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鱸。是以效之。

四一聽。一聽則愚智不分。責下則人臣不參其說。在索鄭與吹竽。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沓為嘗試。故公子汜議割河東。而應侯謀弛上黨。五詭使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使人問他。則不鬻私。是以龐徽還公大夫。而戴謹詔視輻車。周王下玉簪。商大宰論牛矢。

六挾智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深智一物。衆隱皆變。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也。故必審南門而

三鄉得。周王索曲杖。而群臣懼。卜皮事廢子。西門豹俱遺轄。但言非詳。疑南未確。

七倒言。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故陽山謾穆豎。淖齒為秦使。齊人欲為亂。子之以白馬。子產離訟者。嗣公過關市。

右經

古伴詳字通若佐詳見
無誤矣



各段隱括含涵先陳事理。後貫事實。簡約可誦。以後班固賈逵傳毅遂為連珠體。則

濫觴矣

凡九事

傳一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王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之。對曰夫日。無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無燭一國。一人不能擁也。故將



見人王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今寡人舉事。與群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群臣直議於下。今群臣無不一辭同軌。平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為一。君雖問境內之

人猶不免於亂也。一日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群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姦臣設畫以愚其君如趙高等是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

遇乎臣請使王遇之乃為壇場大水之上而與

趙高

字

王立之焉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

齊荆偃兵二人爭之群臣左右皆為張子言而

以攻齊荆為利而莫為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

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荆事已定惠子入見王

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盡

以為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荆之事也

誠利一國盡以為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荆

之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為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疑也者，誠疑以為可者半，以為不可者半。今一國盡以為可，是王亡半也。劫王者固亡其半者也。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為

敘事不及左氏

回

爾請之矣。使爾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

豎牛上本有甚固佩之

豎牛曰

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為丙鑄鍾，鍾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為請。又欺之曰：「吾為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為

謝叔孫。叔孫使牛召之。又不召而報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死。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為人傑。此不參之患也。

江乞為魏王使荆。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

王之國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

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則君白公之亂。得無危乎。

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

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已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下偏上。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則是益樹壅塞之臣也。嗣君之壅。乃

始。

此是托喻

夫矢來有鄉。則積鐵以備一鄉。矢來無鄉。則為

言群臣畫術以欺君。畫術以備之也。

鐵室以盡備之。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

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

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

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

語意頓挫跌岩傷感

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



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

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傳二

凡十

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

深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

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

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入此者乎。

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大息曰。吾能治矣。使吾

法之無效。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

十一事皆
言誅罰必
加人不犯

法趙作治

何為不治之。

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蒞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子必嚴子之刑。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游吉不忍行嚴刑。鄭少年相率為盜。處於萑澤。將遂以為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而僅能尅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趙冬而

早臨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梅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况於君人乎。

聖世立法不宜有此
然記曰。殷人先罰而後賞。及考尚書。殷政大抵尚嚴。斥

殷之法。刑弃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於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則鬪。鬪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罪者人之所惡也。而

罪也罰

無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也。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弃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曰。無弃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為易。故行之。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官名能者。以為將行。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為有智。而使公為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



言威利足以使人

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之。而利足以勸之。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為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

從趙人

罰必

亂不生也。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也。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衆。壅離其水也。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也。不必得也。故今有於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為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雖予之天下。不為也。

宜從趙
南下
既

必死
字

厚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賞。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厚

厚

厚

太仁不可
以為國

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政亂

取

於內。此亡國之本也。

太慈足以
取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問。亦何如焉。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

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蔽。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柰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為襄王之后治病。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羣臣左右諫曰。夫以

誅必

地名

字

鄭子李

一都買一胥靡。可乎。王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法不立而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不取具也。

傳三 此十事 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君如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

以後十數
事皆言賞
信而人自
奮功

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
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
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
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
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而
赴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
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去之則不足以徵兵

小有所忍則大有所得忍于焚宮則有伐吳之利忍于捐財則有攻亭之奮皆不惜之為也

此商君徙木之法



甲。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

商君徙木之令亦然

史記卷八十九 卷之九十九 七

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以射決訟。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其瘠。上以為慈愛於

好名之人亦可以賞勸

親。舉以為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為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

况君上之於民乎

越王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畫。乃為之



式怒畫以鼓氣

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有氣故也。明年

之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之足

以勸人矣。一曰。越王句踐見怒畫而式之。御者

曰。何為式。王曰。畫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士人

聞之曰。畫有氣。王猶為式。况士人之有勇者乎。

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故越王將復吳

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

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

人絕頭剝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况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王之愛一噸一笑噸有為噸而笑有為笑今夫袴豈特噸笑哉袴之與噸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

鱸似蚰蠶似蠋人見蚰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

早

而婦人拾蠶而漁者握鱸利之所在則亡其所惡皆為孟賁。

傳四凡五事通言應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

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群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為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應對適中
機故服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

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

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衆。

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

之君。而恐君之疑已外市也。不則恐惡於趙。乃

令趙紹韓。皆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內則知

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

三國兵至。韓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

早

欲割河東而講。何如。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

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

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

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

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不講。三國也。入韓。

則國必大舉矣。王必大悔。曰。不獻三城也。臣故

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為我悔也。寧亡三

城而無悔。危乃悔。寡人斷講矣。

公子汜善
諫韓侯能
擇三

東... 韓... 昭侯...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內。困

梁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而已。

廢上黨。并一郡而已。以臨東陽。則邯戰口中虱也。以守上黨之兵。

臨東陽則邯戰。危如口中之虱。王拱而天下後者。以兵中之。然

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柰何。

應侯善諫。秦王能擇言。

今上黨既安樂而其處又煩劇。雖欲弛之。恐王不聽。王曰。必弛易之。謂移其兵以臨東陽。吾斷定矣。

兵以臨東陽。吾斷定矣。

傳五凡四。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

公大夫亦遣為市。



而還之。立以間。無以召之。卒遣行。市者以為令。

不命卒遣去。俱不測其由也。

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效。大夫雖告以不命返亦不

四事皆用。伺察以得。人之情。

信故不敢為姦。

戴驩宋大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輜車至。

李史門者。謹為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輜車。見

有奉筥而與李史語者。有間。李史受筥。遣伺輜車實伺

奉筥本令伺奉。筥彼當易其辭。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

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知吏之
事事也。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
而得之。於是吏皆悚懼。以為君神明也。
商太宰使少庖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
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
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誠使者。
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
門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恠。太宰知之疾也。乃

悚趙侯



悚懼其所也

傳六

凡五事

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

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誠
不

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之曰。何見也。

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

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泄吾所
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國

五事亦皆
伺察以得
人之情

趙侯

趙侯

有令而吏不以爲事。牛馬甚多。人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恐其所。而不敢爲非。周主下令索曲杖。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吏乃皆悚懼其所。

悚恐其所

以君爲神明



卜皮爲縣令。其御史汙穢而有愛妾。卜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以知御史陰情。

西門豹爲濮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而得之。家人屋間。

傳七

凡六

陽山君相謂聞王之疑已也。乃僞謗

使必以情生。秦使以知之。齊人有欲爲亂者。恐王知之。因詐

類皆用術之

趙亦下者

以後六事

偽謗之必忿而言王之疑已也

王既不疑秦

東... 卷之...

...

三百十

齊人有欲

淳齒聞齊

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王知逐所愛則不疑其為亂也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

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

知左右之誠信不。偽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亦不信。若不字作若後亦以此通。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

以告而知之。謂得以此言以告彼彼言以告此則知訟者之情實

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事關

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謂關吏曰。某時有



客過而所與女金。而女因遺之。關市乃大恐。而
以嗣公為明察

儲說雖于聖人之道不相中。然賞信可以鼓

氣。罰必可以禁邪。巧伺可以得人之情。纖言

可以悟主。取其術而不取其心。用之亦可以

助政

九卷終

陳氏山房

韓文公言卷九

三

